

晉至六朝

卷五至卷八

歷代史論

析言也 斬而後生

江南羣盜之平

孫執升曰：盜嘯聚意在標掠，未嘗部有遠畧也。此獨拈來與有殷多士作一例看，覺一時孤鳴，豈笑便增許多氣色。行文數陣，呼號蒼涼，沈痛無非煙雲繚繞之致。蓋從羣盜立說，則所見便淺；從有宋立說，則所見自深。作者置身高處，下筆固無卑論。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尚存，資其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西之黃聖許等，孤鳴犄突，連歲弄兵。終世祖繼未能如少康、光武克復舊物，其以大宋觀之，亦有殷多士之倫也。反側之輩猶以宋為名。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擾擾新朝，眾皆鳥集，弔忠魂於孤一而足。曰：商王士貴之也。想見成周忠厚。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郡兵起，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是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下之公心失，接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義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強暴，奮臂一呼，眾輒數萬。羣盜不為無功。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尚存，資其蜂聚，號召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桴應。文天祥、張世傑等為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為蜀漢鼎立，事固有江左偏安，尚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眾皆鳥集，弔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其聲可泣鬼神。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惜事竟無成。羣盜分嘯，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月的迷失，接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義無取焉。

北邊諸王之乱

孫執升曰：紀事所載蓋乃顏海都為哇之乱也。此文起手先從上世說來，見得既而少弟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內乱廉希憲削平關隴，世祖親戰漠北，大眾方解，諸王來歸國。

內難乃蒙古
所時有入三
事以約其數
筆以見其亂
之難平後則
以任人聽言
論夫絕大議
則大功人專
聽言審則疑
謬不惑此為
戰勝廟堂之
本起得寬然
有餘地致得
錯落有古致
收得此致有
結搆以整有
暇正如大將
鼓指揮無不
中節
孫執升曰懷
遠之道大要
在與之相安
高麗臣事強
大其來已久
元太祖時貢
獻陳賀憲宗
之世遣子入
朝世祖中統
質子歸立初
無異心至周
兵日本然後
假道掩襲則
廷臣之計自
覺生釁焉中
惟言情事究
惟得夫而卒

歷三傳內難輒作總東一段母后銜冤同氣流血齊驚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
其子耶木罕為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述世祖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既
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亂西北棘矣甘麻剌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撫軍而大同不寧蓋
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勢亦世居北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淠白頭自昔多淮南弼矢即車書會同寧忘僭強
哉成宗即尊牀兀兒等奮勇鬥爭七年萬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又合二事
人為廉希憲便宜虎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眾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魁即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此為戰
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語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虎之水伯深為
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聽言國廟堂所尤慎哉
重伯顏致款

高麗之臣

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為國王直從前二傳及宋恭順不
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遼受制于遼膺其封冊遼亡貢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
麗王楷復臣事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恒跡疑反復然東夷馴柔異于三方之外以即畏門好
服見強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時太祖使臣
約結請輸貢賦既而盜殺著古歟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職時太宗設官
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叙定憲職遣世子僉入朝世祖中統元年職卒命僉
歸國為王此總入世高麗安矣至元年間命王曙及阿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其失周王僉久質
蒙古新君即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寧大國施厚子曙繼緒望恩猶昔強以伐鄰宣所
樂乎自是強即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并而為一嚴兵假道名取日本此當日馬

內亂乃蒙古
所時有入三
事只約其數
華以見其亂
之以平後前
以任人聽言
發出絕大議
論夫任人專
則大功克成
雖言審則疑
戰勝廟堂之
永起得寬照
有餘地叙得
歸之於靜夫
靜以鎮之固
長軍之善策
亦即保邦之
今國隨楊九
軍度遠實備
我盡唐宗親
政安市功託
鮮成使知靜
之義何至
以醜大為
中國辱

乘勢襲之離為二國夷為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郊職衛滿高元彼不敢為何必謀出下陽狡
臨松岳哉正不必林衍廢僊趙璧出問吳祈構瞎王約往儼或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
之際情之論無貴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經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是某達亦在靜之
而已矣

日本用兵

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其所從來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禰躬擐甲胄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
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頗誇耀然朝宗不愆由來臣雖來久矣服不二隋煬帝之世夷書不恭置而弗責貞
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於遠及宋雍熙國僧會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土唯一姓臣皆世
官歎為古道亦難得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修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
龍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十萬之眾得隋混南北開皇殷盛煬帝三駕遠左旌旗萬里莫洗薩水之辱
元營沙漠滅夏滅金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正與隋之征遠抗頗行淪師十萬
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有必然天道惡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知勝而不
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慾滿鬼神來矚建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大為二君威行天壤而毒生遠蠻竟戒躡堽
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釁雁門東都縱淫頭頭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惕於劉宣之言即下詔罷征國
以永寧治亂翻覆世祖固自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之伐安南為占城也一語於事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素不通朝
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勢便明了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

孫執升曰海
洋萬里軍難
飛渡隋賦薩
水元沒五龍

陳皆是言
窮兵之為失
蓋南方瘴癘
必海為巢穴

中庸而獨不畏開基之神武。單于不朝于元封而飛龍尚威固有時而屈也。朝于建平正大賴此

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之得已者也。一語折定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多事更覺緬固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釁不已。一統而復。叙征緬之事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彙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試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弗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因征蠻而及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即誅戮將帥。申儆國法。時將校以受賄謀不足以威外方。擊遠人也。八百大甸。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琉球。擊瓜哇。六師雲翔。無遠不屈。兵威甚盛獨赦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是大度所為未可與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調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給眾結叛。中國喪衄。再易

歸者受之不
故者勿強古
今大義國自
昭然且勤兵
則逆顏行罷
征而奉朝請
彼亦何嘗自
外子聲教固
知必欲以威
力相警備當
非折衝之勝
算
孫執升曰西
南諸夷皆崇
山複嶺陡澗
深林其窄隘
處上如登天
下如入井故
攻取為難世
祖擊緬始于
至元十七年
至二十四年
而緬平若成
宗之擊八百
媳婦議始于
元貞二年歷
武宗至大為
時踰紀兵戈
屢出士卒殺
傷蓋荒裔遠
絕取之不足
為利不取不

珍叛黨遙望八百竟不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
深為之成宗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荀彘周世宗之斬何徽異愛能同稱威武然敗績
而行刑此理易明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係金齒頭目阿必為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興緬難大德
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援隆濟蛇即酋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
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瀘南之敗皆輕信妄言之失
答末在夷矣

阿合馬桑盧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桑哥三凶遠殄中
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三人皆以言阿合馬種族回紇中統三年即專理財
賦寵倖登相陪斂作奸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尚不悟其惡字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
深罪世祖之不知人經營夷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立言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桑哥為瞻巴
弟子點橫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委肉鷹獠顧上下重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被其言漢武帝之桑弘
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並譏引為証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密
度支之令猶有辭焉漢武唐德皆迫胡元幅員遠過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
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地之大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徭
薄賦富強有餘即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算錢穀明日括戶口山所為三立規
措所而賈人皆官置徵理司而鈎考偏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以專利而
斌為盧世榮則殺周賡為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嚴繁苦不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
也指出病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費似道頗號剛直繼背而仕元即首舉桑哥禍本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淦訟
根所在

足為害當時
刺哈孫黃
士選陳天祥
諸人固已言
之而武宗輕
信劉深以致
喪師辱國此
文間口言英
之得已結尾
言答不在夷
則元之用兵
其失自見○
以上四篇皆
為勸其而致
警雖就事著
論不尚繁詞
然觀其用意
實與賈待詔
之對罷珠厓
蘇學士之代
陳用兵同一
惻切

孫執升曰天
子不言有無
此上古高誼
也降及後世
大抵為富國
計矣但人主
謀利或由子
兵興之費繁
或曰子也力

卷一

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任人逸謀公道鬱鬱然原帝初心宣特愛李即三奸未嘗不庇也直推見阿合馬
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奏長卿續矣王著行權且進
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統
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言利之臣招墮而進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深致其

科舉學校之制

元世祖至正二十三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頫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咸見擢用求才殷矣從求
到科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歷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致
舉其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即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竟道此許有
若連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即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竟道此許有
千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巉巖進言始詔復行則貢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
將定天下二祖時已詳議其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闊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勳
舊貴遊子弟為先而法不專于科目也深究科舉不尊之故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為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為二合而
為一者古今得失數言以士為官而學校尊分而為二者官不必士而徵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與隸
宗班高品即日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寒賔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廣從祀號為知禮然仁
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官者李邦寧行事此延祐大風變起文宗襲位於上都即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大
臣郊迎俯伏進觴此至順名為尚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殊非亦葉公之好龍耳況成武而降哉江南學
田試官供帳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蠲而大臣懷忌此區區知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尚存也或謂國子之
官師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於此為盛然學者
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兩途耳其失全若李斯焚詩書韓偓曾禁道學則侏儒推結又羣起而笑

之編則不
得已而括
其心若蒙
幅員跨州
郡幾倍前
中原之廣
咸歸統一
時常開創
盛方隆而
任計臣連
登進前者
誅後者復
三山盤踞
內推殃篇
深恨聚斂
臣實以深
用聚斂之
也唐層披
略無恕詞
主當陽應
深省

孫執升曰
舉所以登
人才也李
所以造就
才也仕宦
由

之矣

郊議

遼祭太葉山以祀天地推本遼神位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辨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微與礼合金因
其俗始有拜天之礼太宗吳乞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再本大定明昌其
礼寢備及元一統質文舉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湏獻脯饌尚從國俗元亦未再傳而下親
祀者鮮英宗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間大臣更議立北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深歎其忽
其疏若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礼詳之秦人忘之襄公作西時祀白帝秦之祀其子孫并祀
青黃赤而黑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陰之屬皆出方土祈福之說
漢之祀亦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新嗣親郊雖多而高祖失配
哀平之間怵於禍福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礼制久未定以漢帝之好文諸臣之達礼累朝稽古
嚴祀尚乖元起沙漠何足責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滅漢之復文帝賈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
所哀畫一為難元承宋後南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矣新王受命礼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元直忽君子深惡
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程頤猶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
譏其非礼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不主天下之祭祀即此可見其疏略而屬之其臣天其肯久
享哉

廟祀之制

作史者曰元之五礼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郊祀之礼至大德九年乃定成宗親享大廟則自
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典礼真覺則其荒於礼也久矣間嘗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

子科奉科奉
出子季校則
品流畫一而
史道澄清元
初用即律楚
林言以科舉
選士但其法
方行即罷雖
國子重職領
以許衡諸賢
而仕進有多
岐銓衡無定
制出身學校
者寥寥僅見
篇中聲別諸
弊詳究本末
大約學者不
必用者者不
必學二語足
盡當時之通
患然則史臣
所云取士以
德行為本試
藝以經術為
先亦徒美其
文耳豈可據
以為寔錄
夫休合之事
莫大於郊社
天子所當躬
親也元下江
漢使祭告

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甯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所書皆泰定帝一書賜大
天源延聖寺田一書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順帝一書賜大承天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冊彼固以為土
木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即古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莫與齒也雖然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略焉
禮弗躬弗親謂可無罪其於禮也夷而泰泰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列春秋魯無
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竊太廟神主神主之重重
於國之鎮寶三見竊焉無人甚矣誠失守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成公三年書新宮災再引春秋三日哭不恭
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敬而災天變亟矣無見不恭之禮支庶有
天下者始得立廟漢宣帝繼昭帝而戾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繼體也漢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春秋躋
僖公謂之逆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
則違父子之禮與漢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祔而反躋其上則蹈逆祀之譏與躋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
而祭不如其無祭也禮相違真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屈於妾母元統初逢魯曾上議始獲配享與唐
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蓋夷而中國者矣此猶

律令之定補

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蠲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囚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
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覩斬戮庶幾近仁可稱太平盛事乃當時議律者鯁鯁有憂如何榮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讀
言敬明乃罰至於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出入多制也計深慮遠繼體守文顧愆不戒西
僧天赦奸宄遁逃網漏吞舟焚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玩乎然秦人尚法三族之辟與自文公商鞅論囚渭
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秦以法酷而連亡胡亥更律令有罪相坐戮蒙毅等於市砒諸皇子十公主於社刑者半

天地以其國
禮行事上告
儀度闕不講
求此文大槪
是說元之疎
於禮制

孫執升曰
廟祀與郊社
並重本天本
祖之義也歷
代廟制俱各
下同欲尊祖
宗當從都宮
別殿之制欲
崇檢約當從
同堂異室之
制元制紛紛
初定七室改
作八室昭穆
世次不明大
宗小宗並列
以至金主之
誣盜行宮之
召災變故屢
形莫知釐正
此文多為彈
駁之詞而特
于真哥皇后
之配享引經

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厭胡必甚於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暴元以寬也天道宋藝祖
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寺未嘗特置獄即元惡未嘗有凌遲
刑閹閹樂生獄多不寬宋初尚然熙寧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
獄亟用制勘推勘二院並興後漸流李逢之獄冤播天下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
獄皇城司獄窮治刻深黨禍大作至此則蓋高宗南渡賊檜妬岳飛功構大獄死之又構趙汾與張浚胡寅李
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禍同羅織刑之能死人也
人主緩之大臣急之鍛鍊周內害且數世况尚嚴酷哉作法固可不慎

北漕河渠

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提二句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賓
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願耕者合衆授地定畔為限設萬
夫千夫百夫之賞三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民兵遠可紓饋運有數利而江海遊食輕剽者
亦率有歸此元泰定中虞集之議也導河入衛者何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
天津入於海承說導河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
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遂因遷轉全氣因河唐無幽燕六
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至昭代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
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益壯紓河患即其便者一元漕舟涉
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淇門入於衛達於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蘇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
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為用水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

據典沿沿清
之議坡公圖
邱劉子其掩
正復相似
者執升曰法
者制治清
之原始乎
常卒乎猛
其大政也且
八君立法奉
行之過禍乃
激蔓此文論
九事只起乎
數筆澹澹開
以下言秦
以嚴酷而暴
亡言宋初崇
尚寬仁其後
流為深刻皆
是詩人即彼
此之意至
說元以寬而
子孫傳久則
已深而尤重
然則人君
欲國祚之靈
長安可不於
詳刑而致意
於供億仰
北之東南此

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脩旱潦。兼捍戎馬。而河南北直。轉贏瘠為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為邊牆。堰為陂塘。外捍衛而內灌溉。既收其利。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此乃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田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絀。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邵成所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海運始於秦攻匈奴。原海運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琅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元運仰給江南。發浙西陵黃河。頓中灤。開膠萊。憂勞費甚。伯顏平宋。原委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亦自國歲資之終。元不廢。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尤可念也。則斷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為城。形勢瞭然南通大海。以為池。非若唐人都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於河而協以海。兩者並用固可並行不悖乎。尤為長策

治河 窮河源附

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於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其動衆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皆以導主然元至至正。胡運盡矣。十世百年。網淪法數。天祿將終。順帝優柔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之促。直猶二世。即使河役不興。當日勢固於喪亂固無補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為二水發蔥嶺。趨於闐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闐磨黎山。而元世祖命都實者往求。河源之說所見各有不同又云得於吐蕃。桑甘思之西鄙。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寔中國山脊所自起。此為宇內全氣所聚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為吐蕃

三案以下各引一說分承之。後則以導河入衛其事重大。有與西北言者。與西北農田可省。東南飛輓即廢。之議固後世可通行。至海運始於秦。自會通之利。乃罷其役。但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若別通一路。與漕河並行。使人習知海道。可備一旦漕渠滯塞之患。此論發於篇末。並行之意。當亦其言為可據歟。經濟大事。昔人論之已詳。斟酌審擇。驅使群言。運以己意。正不必立意為高。孫執升曰。河

所避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源既出。星宿崑崙。黃河九渡。人人爭言。要而論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界。大開眼。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微達華陰。與地絡相會。并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諸水與合。為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微達華陽。并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諸水與合。為南河。於中國導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為陰水。左為陽水。陽水出多。涸猪善容。雖險不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北地泉少。水落伏槽。時河身偏東。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西北浸潦。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治河也。河時為患。所急。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東匯於梁山。樂麗為二。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於海。兩道分。蓋淮與河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興大役。而河益南。夫汴宋而上。河專入海。尚為并河州郡患。況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沁泗沂而歸淮哉。其橫自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於衛。而朝議急漕務。隄使南漕雖獲安。河勢愈激。非久安之道。則猶賈魯之見也。

官制之定

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於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今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為正宰相。官制復立乎。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即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群小用而尚書省建。名為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絲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為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同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尚書一省。其奸確而數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疏當不如自利之謀。然勢自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為小人役耳。可說得。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

北流障之
南是以人
強與之爭
元自世祖
正河決開
等十五處
始嗣自成
迄於順帝
決時塞至
疏南河工
大興夫自
治河處得
當則用力
而惠遲事
其宜則用
多而惠速
之南流水
其性後人
之止以便
耳此又未
為痛斥之
而但言河
合流於淮
患必大則
害已自較
而一種幽
之致尤非
常筆墨所
及

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此段是正言與史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台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即助為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眾改王改步恢復張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由簡而煩固然周人備官求惠文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并天下罷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為三十六郡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引秦事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地四時之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尚刑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用形元制法全而晚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尚書省之復

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引宋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清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群奸即上疏條析好邪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筭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流毒已元世祖至十八年元事立尚書省之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尚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即罷併入中書或省有悔心焉卒有此二十四年聽麥朮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鈞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厚故必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東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誅諸民生毒痛民困未有酷於此四載者也武宗即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焚聽群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淺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子皆當時二載斂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算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搭克者起輟商君烹弘羊害尚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不免受賢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世祖重用其民而

故建官必以
得人為本元
初設官基簡
繼乃漸增後
復省汰冗官
紛紜更制未
見畫一篇內
所言大概足
識其任人之
失而不係乎
官之繁簡也
援古中今下
筆殊有篤致
孫執升四元
之尚書省蓋
專為理財用
而設也與宋
之條例司正
同條例司立
而呂惠卿章
惇曾布用尚
書省建而阿
合馬桑哥脫
虎脫用諸奸
盤踞皆以言
利求富人主
意而毒痛遂
偏海內篇中
深惡興利之
臣用其害及
於生民其亂
中於家國人

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哀痛之言人主所當急聞為人君者亦何利於竭民哉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明得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軒緱山杜瑛儒風一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著書皆程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於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有法萬乘賓禮而朱紱降志易簪懷慚履祥等獨布衣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賁無咎浩然天地者哉尤仁山先生輩隋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秦太平十二策既知覺生蕭牆即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溫伐秦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為軍謀祭酒處殊猛欲與俱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決即退而著書然為通者其常為猛者其變也只此兩端要在人之決擇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跡鄰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其主好賢士樂於自奮苟不與文謝同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泰離之悲漸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於至元難論隱於大德易各因乎時諸公要非有為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老懷孟化之有信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為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為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為福田利益彼教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宜信用而西域帝師橫行天下何其流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尚儒徒虛語耳

郭守敬授時歷

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此數十家祖冲之之大明張胃玄之六業劉焯之七曜傳仁均之戊寅李鴻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之宣明邊岡之崇玄王朴之

王撫一統之
鐵業其所憂
者豈在於貧
而必浚民之
土以自快展
調斯文當亦
則乎其有深
德執升曰元
之諸儒其授
於淵源皆得
於諸子者
二文士為
師表仁山
雲華隱居
述無顯晦
途而表章
義得明道
其為功則
篇中抑揚
詞似有款
嗟歎之意
要歸於亦
有特則固
書有稍駁
不同者出
而不同者
統言其概
賢固自共
天壤。趙
崇尚理學
永各出而

欽天周琮之明天姚舜輔之紀元皆歷家傑然者也而漢太初以鐘律唐太衍以著策尤稱絕倫一家尤為精密至郭守敬授時歷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崇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湖其家學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史所紀水利六事歷書考正事創法五事固絕學也顧其歷莫長於晷景堯而布歷象舜在璣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潁川陽城一表為中分道置監漢之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矣書歷朝所同渾天六合三辰四遊儀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於舊簡仰諸儀世共神之法更明備究其要莫先於考測考測者何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同異兼核其理無遺以今歷古歷比而疎密見也歷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於月行或悟之於日食或悟之於交食或悟之於衝食或悟之於朔望及弦或悟之於極星或悟之於日月交道或悟之於五星或悟之於黃道或悟之於進朔或悟之於朔大小或悟之於日食氣刻時或悟之於五星遲疾或悟之於日法積年或悟之於食餘各有所從入之異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總其大端無過唐之置閏漢之歲差耳二事同定以盡之天運可驗以日月交食為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為準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具在天道微妙說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曰籌算為本天文為驗守敬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其學固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授時歷法以元之至元辛巳為歷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算多差少後必賢於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明歷理之揚雄善立立歲差之邵雍為之折衷則其學顯矣
妙理不傳得其人斯顯

佛教之崇

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由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木叉戒行石虎符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愈廣逮梁武滅齊受戒捨身同奉佛教自此盛武后誅鋤唐

聖蒙古儒風
褒貶君相成
知推重而國
師終元世無
改群小異端
易於惑溺魔
常勝道諸賢
豈能與之爭

孫執升曰欽
若歷象帝王
之盛事自古
重之歷代相
傳時有更制
至守敬而兼
綜異同謹正
常其法遂
極精密篇中
編舉各家折
衷至當覺當
日新歷成一
奏讀此已可
得其概
折微渺之理
如在目前紀
難窮之數較
若畫一明白
疎暢一洗艱
深之習
孫執升曰崇
奉帝師惟元
為極盛軍民
統理法駕郊

室造寺施經身行飢逆而口談清淨內懷誅屠而外託慈悲借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感且悖未有大焉
此宋代崇儒佛老願誦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寧刑恕楊畏明禪學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
起朔方崇尚緇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思巴以殊號寵楊璉真如為總統勝國故宮毀成梵剎山林珠玉
發露無遺慘毒已極賊猶溫韜尊逾孔子開基爽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守功德司立而大辟盡道
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撻留守毆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久哈麻弄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
演牒西番秘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君臣為讒讀此乃迄至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
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隙悉耳目窮心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如璘真等之說人主也曰
人生幾何當受秘密大喜樂禪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其導欲與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即此便是株林夏南
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即沒而不出也者多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則進之元之奉佛蓋
夷俗也混一既成則當進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為秦不變刑元不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
人是以不能久也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先將仁宗成宗兄順宗答剌麻八
剌子也真金仁孝恭儉中外繫心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憂卒太子長子甘麻剌與成宗同母
嫡孫當立顧以至元三十年世祖詔授成宗明成宗之得立皇太子寶撫軍北邊明年宮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列
四閱月而成宗位定善讓之風庶幾晏太伯漢東海矣無愧古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鎮漠北九年夏六月立
子德壽為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二宗並出冬十二月太子卒成宗之遠兄子欲安己子也其子既薨有天下
者非兄子而誰帝不早建而大行忽崩二臣之心始得聞之矣此成宗之失安西王阿難答本忙哥刺子世祖庶孫

皆前此所
有也夫佛
清淨一變
華侈再變
穢褻則於
立教之旨
相矛盾株
夏南倘亦
空之甚不
寂莫而姑
此以陶情
此文雖言
諄切恐沒
不出者猶
天津有餘
執升曰武
仁宗俱為
帝之子同
之昆弟者
大德之世
後已出於
武宗既崩
后以己嘗
仁宗及其
居懷州恐
兄海山立
報前怨乃
召西安王
立之賴右
相哈剌哈
正不司

歷代史記卷一

也屬遠親殺決不當立阿忽台等與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此成后將欲使位禪非次政絲
女主順宗二子蔑如無有也哈刺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漠北懷州二使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近先至遂
鎮上都執奸黨大臣定絳侯之謀藩傳奮宋昌之斷大變賴清宮掃禁寧惠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弘吉刺
氏誕育武仁情無二視惑於陰陽云重光有火旃蒙長久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幸有此
后意乃決於是武宗即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明武立而後致位於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弟友恭
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批政不少焉謀沙角觝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瓦班髦也而翰
林學士李邦寧閣也而司徒兼相脫虎脫等典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築呼鷹之臺求沈檀之木西僧
犯法虎符致珍頗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獨此為大較之曹王蕭繹開蒙唐棟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
夏之無者哉甘麻刺仁厚自守卒於晉邸長子泰定帝即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讓弟而其

鐵木迭兒之奸

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至元之蠹也鐵木迭兒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至順之蠹也歷朝皆伯顏哈麻搠思
監元統以來之蠹也群蠹害政或寵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迭兒太師再相權寵終身並提燕帖木兒總政專
國淫樂及死雖蓋棺罪顯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同恨也奸
皆身逃燕帖木兒者固欽察氏先言武宗鎮朔方以宿衛得幸乘泰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
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策有功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子勞泰定之后取為夫人文宗之子養於私家
乃則帝兒女則帝后重赫既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
敗燕帖木兒得禍猶晚鐵木迭兒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尊緩誅益甚矣北魏宣武寵胡
亮華立其子翬而不忍殺也後為太后稱制嬖鄭儼徐紇殺元乂宣淫盡政帝翬不堪詔令朱榮至京師